

卷之三

屠赤水評
高僧如許便非
易就

○○平等閣

隋開皇中釋子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鐵像高七十尺焉鳩集金炭細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辦於是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撰日而寫像焉及煙燄息滅啟鑪之後其像無成澄空即深自咎責稽首懺悔復堅前約再謀鑄造精勤艱苦又二十年事費復備則又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撰日而寫像焉乃啓鑪其像又復無成澄

表石公評

兩次並成失心
未已且年邁力
枯猶自勤勵足
識頂相一設苦
心

屠赤水評

白僧

憇音愆

屠赤水評

金液注射豈耀
活耶投身而入
莊嚴端妙便是
澄空自現法相

高音杲

表石公評

高是澄空澄空
是佛現身出世
以醒愚凡

空於是呼天求哀叩佛請罪大加貶挫深自勤勵
又二十年功力復集乃告遐邇大集賢愚然後撰
日而寫像焉及期澄空乃登鑪巔百尺懸絕揚聲
謂觀者曰吾少發誓願鑄寫大佛今年八十兩已
不成此更違心則吾無身以終志矣況令衆善虛
費積年如或踵前失亦無面目見衆善也吾今俟
其啓鑪欲於金液而捨命焉一以謝憇於諸佛二
以表誠於衆善儻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爲建

重閣耳聚觀萬衆號泣諫止而澄空殊不聽覽俄
而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於是揮手辭謝投身
如飛鳥而入焉及開鑪鐵像莊嚴端妙毫髮皆備
自是并州之人咸思起閣以覆之而佛身洪大功
用極廣自非殊力無由而致開元初李暹充天平
軍節度使出游因仰大像歎曰如此相好而爲風
日所侵痛哉卽施錢七萬緡周歲之內而重閣成
就只今北都謂之平等閣者是也計僧死像成之

屠赤水評
敲白繳盡

日至嵩正五十年矣以釋法推之則嵩也得非澄
空之後身與

袁石公評

有志者事竟成是以設之立意

○ 裴珙

袁石公評
路賒驚日落心
急馬行遲是此
時景况

裴孝廉珙者家在洛京仲夏自鄭西歸及端午以
覲親焉下駟寒劣日勢已晚方至石橋於是驅馬
徒行情顧甚速續有乘馬而牽一馬者步驟極駿
顧珙有仁色珙因謂曰子非投夕入都哉曰然珙
曰珙有懇誠將丐餘力於吾子子其聽乎卽以誠
告之乘馬者曰但及都門而下則不違也珙許約
因顧謂已之二僮曰爾可緩驅疲乘投宿於白馬

附攷

日名一輪規半

規猶言半山

也故簡文帝詩

有青山岬月規

句

屠赤水評

點此段更有景

色

寺西。吾之表兄竇溫之墅。來晨徐歸。因上馬揮鞭。而驚。俄頃至上東門。遂歸其馬。珍重而別。乘馬者馳去極速。珙居水南。日已半規。即促步而進。及家。瞑矣。入門。方見其親與珙之弟妹張燈會食。珙乃前拜。曾莫顧瞻。因附階高語曰。珙自外至。固又不聞。珙即大呼弟妹之名字。亦無應者。笑言自若。珙心神忿惑。因又極叫。亦皆不知。但見其親顧謂卑小曰。珙在何處。耶。今日不至耶。遂涕下。而坐者皆

泣。珙私恠曰。吾豈為異物耶。何其幽顯之隔如此哉。因思令僕馬宿竇氏莊。登即遽返。時夜已深。門闔盡閉。而珙意將往。身趣過矣。斯須而至。方見其形僵臥於地。而二僮環泣。呦呦焉。珙即舉衾以入。情意絕邈。終不能合。因出禿求人以告。所見過者。雖極情訴。而曾莫覽焉。珙彷徨憂撓。大哭於路。忽有老叟問曰。子其何哉。珙則具白以事。叟曰。生竟馳鬼馬禍。非自掇耶。因同詣竇門。令其閉目。自後

袁石公評

生魂也而鬼馬

馳之離魂也而

老叟合之鬼馬

老叟耶老叟鬼
馬耶我焉乎測
其所以然

推之省。然而蘇其二僮皆曰。向者行至石橋。察郎君疾作。語言大異。懼其將甚。因投於此。既而則已絕矣。珙驚歎久之。少頃無恙。及歸。乃以其實陳於家。余於上都。自見竇溫。細話其事。

袁石公評

猿啼溪路雁語遼陽。但覺神境。

俱慘

蕭穎士

蘭陵蕭穎士。楊府功曹。秩滿南游。行侶共濟瓜州。舟中有二少年。熟視穎士。相顧曰。此人甚有肖於鄱陽忠烈王也。穎士是鄱陽曾孫。即自款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將啓請。而二子忽遽負擔而去。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心嚮。矚而已。明年穎士北歸。止於盱眙。邑長之署。方與邑長下簾。晝坐。自門遽白。云某吏

袁石公評
穎士則疑少年
為神仙。恐少年
未必不疑。穎士
為忠烈身。

屠赤水評
若非盱眙捕獲
則穎士嚮曠之
虞何日得了

於某處擒獲發塚盜共五六人登令召入皆反接
其手束縛甚固旅之於庭而穎士懸認江中二少
年亦縲紲於內穎士驚曰斯二人非仙則神因具
述曩事邑長卽令先窮二子須臾欵伏佐驗明著
皆云我之發丘墓今有年矣穎士則以前說再令
詢之皆曰我嘗開鄱陽王塚大獲金玉當門有貴
人顏色如生年方五十髭鬚斑白僵臥於石榻姿
狀正與穎士相類無少差異我舟中遇子又是蕭

氏固是鄱陽胤也因此啓言我豈有他術哉用弱
嘗聞人之紹續其或三五世則必一人有肖其祖
先之形狀者斯豈驗與

屠赤水評

發塚有年其闕人多矣試問相

肖者有幾

袁石公評
即芥子園源流

屠赤水評
探鳥跡于長空
覓風痕於尺水

○韋宥

元和中故都尉韋宥出牧溫州忽忽不怡江波修
永舟船燠熱一日晚涼乃跨馬登岸依舟而行忽
逢淺沙亂流蘆葦清翠因縱轡飲馬而蘆枝有拂
鞍者宥因閒援熟視忽見新絲箏絃周纏蘆心宥
卽拔蘆伸絃其長倍尋則試縱之應手復結宥奇
駭因寘於懷行次江館其家室已維舟入亭矣宥
故駙馬也家有妓樂卽付箏妓曰我於蘆心得之

附改
紐音誑隨置復
初即應手復法
意
蛟涎音遠延龍
貌
蠕音儒即淮南
子蠖飛喚動意
表石公評
龍化絲筆乎絲
筆化龍乎
附改
擊音初攬古霍
劫水持也

頗甚新。緊然沙洲江激。是何自而來。吾甚異之。試
施於器。以聽其音。妓將安之。更無少異。惟短二三
寸耳。方饌妓。即置之。赴食。隨置。復初。及食罷。就視
則已。蜿蜒舒展。選蠕搖動。妓乃驚告。眾來競觀。而
雙眸瞭然矣。宥駭曰。得非龍乎。遽命衣冠焚香。致
敬。盛諸盂水之內。而投於江。纔及中流。風浪皆作。
蒸雲走電。咫尺昏晦。俄有白龍長百丈。挈攫昇天。
眾咸觀之。良久乃滅。

○ ○ 蔡少霞

表石公評
少霞之居吾頤
卜隣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蚤歲明
經得第。選蘄州參軍。秩滿。漂寓江淮者久之。再授
兗州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為終焉
之計。居處深僻。俯近龜蒙。水石雲霞。境象殊勝。少
霞世累早祛。尤諧夙尚。於一日沿溪獨行。忽得美
蔭。因就憇焉。神思昏然。不覺成寐。因為褐衣鹿幘。
之人。夢中召去。隨之。遠遠乃至城郭處。所碧天虛。

屠赤水評
先於此點綴數
句為紫陽真人
撰銘地

曠瑞日瞳。隴人俗潔清。卉木鮮茂。少霞舉目移足。
惺惑不寧。即被導之令前。經歷門堂。深邃莫測。遙
見主人當軒獨立。少霞遽修敬謁。主人謂曰。愍子
虔心。今宜領事。少霞靡知所謂。復為鹿憤人引至
東廊。止於石碑之側。謂少霞曰。召君書此。賀遇良
因。少霞素不工書。即極辭讓。鹿憤人曰。但按文而
錄。胡乃拒違。俄有二青僮自北而至。一捧牙箱。內
有兩幅紫絹文書。一齋筆硯。即付少霞曰。法此而

附攷

滋音世涯邊地
嶽音過載高貌
蘭音業門相也
表石公評
描出仙居曠致
而向字陵健新
艷
屠赤水評
屈曲聲牙應後
深心密構

寫少霞疑神。擗管頃刻而畢。因覽讀之。已記於心
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撰。良常
西麓源澤東滋。新宮宏宏。崇軒轍轍。雕玳盤礎。鏤
檀竦。檠壁瓦鱗。差瑤階肪。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霓。
騶虞巡徼。昌明捧闌。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颯遐
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
班列。仙翁鵠駕。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為屑。桂
旗不動。蘭屋互設。妙樂竟臻。流鈴間發。天籟虛徐。

袁后公評
當與海神廟碑
姑姆潭記全覽

風簫冷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
闕。易遷虛語。童初浪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
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於是少霞方更周
視。遂為鹿憤人促之。忿遽而返。醒然遂悟。急命紙
筆。登即紀錄。自是兗豫好奇之人。多詣少霞詢訪
其事。有鄭還古者。為立傳焉。用弱亦嘗至其居。就
求第一本視之。筆迹宛有書石之態。少霞無文。乃
孝廉一叟耳。固知其不妄矣。少霞爾後。修道尤劇

元和末已云物故

袁后公評

如此文章如此書法竟得之夢

寐要之造化儘多奇緣何必墳典正索墨

池筆塚

附攷

昌宗出入禁中

傳未粉衣執錦

盛歸自喜常與

則后宴集博博

爭道

附攷

施音詩土綢以

緝施仁傑轉出

州都督武后賜

紫絕袍自製金

○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為對。梁公指所衣紫絕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為不等矣。梁

忠 字十二以旌其

屠赤水評 活剥昌宗面皮

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奉對之衣昌宗所衣
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則天業已
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局
連北梁公對御就褫其裘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
遂付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袁石公評

以家奴為整若晏子之御或亦

堪此

○○王維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
遊歷諸貴之間尤為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
九臯聲稱藉甚客有出入九公主之門者為其致
公主邑司牒京兆試官令以九臯為解頭維方將
應舉具其事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
強不可力爭吾為子畫焉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
十篇琵琶之新聲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當詣

屠赤水評

舊詩清越新聲

怨切已足取解

頭矣

表后公評
抱琵琶過主門
俗子以為摩詰
羞不知豈第功
名快意直是千
古風流

此維卽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
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
岐王則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齎
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攜
酒樂奉讌卽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
都美立於前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答
曰知音者也卽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
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

表后公評

碩之奇之異之
便見公主着意
摩詰

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
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爲文乎維卽出獻懷中
詩卷公主覽讀驚駭曰皆我素所誦習者常謂古
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流
蘊藉語言諧戲大爲諸貴之所欽矚岐王因曰若
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爲解頭誠爲國華矣公主乃
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
試然已承貴主論託張九臯矣公主笑曰何與兒

屠赤水評
岐王鼎薦之巧
不用喋

事本為他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取解，當為子力。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

屠赤水評

維之長才取解頭如探囊耳，寧

丐一女主于進款，割身五殺之，誣堪為抱

才者惜矣

○王渙之

湯若士評
風流韻事千載
想見

附攷

隈隅也

袁石公評

倩語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

附攷
玉壺冰言清且
潔也鮑參軍詩
清似玉壺冰

袁石公評
秋水為神春花
欲語

之多者則為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鴟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

屠赤水評
信心之語

附攷
柳飲音邪命舞

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為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即柳飲，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請曰：不知諸郎

手相笑弄也
嘍極虐切

君何此歡嘍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
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
日

王敬美曰于鱗選唐絕句取秦時明月漢時

關為第一其意止擊節秦時明月四字耳

必欲壓卷還當于葡萄美酒黃河遠上二

詩求之

張鑑

張相公鑑大曆中守工部尚書判度支因奏事稱
旨代宗面許宰相恩澤尤厚張公日日以糞而累
旬無耗忽夜夢有人自門遽入抗聲曰任調拜相

屠赤水評
直是啞謎

袁石公評

亦能解夢不能

解夢者若只一

不解其夢自明

何必支離

張驚寤因思中外初無其人尋譯不解有外甥李
通禮者博學善智張公因召而示之令研其理李
生沈思良久因賀曰舅作相矣張公即詰之通禮
答曰任調反話饒甜饒甜無逾甘草甘草獨為珍

附攷
唐翰林志云中
書用黃白二麻
為綸命

藥珍藥反語。卽舅名氏也。公甚悅。俄有走馬吏報
曰。白麻下。公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袁厚公評 痴人前說夢者應藉為口實

裴通遠

唐憲宗葬景陵都城人士畢至前集州司馬裴通
遠家在崇賢里妻女輩亦以車輿縱觀於通化門
及歸日晚車馳馬驟至平康北街有白頭嫗步走
隨車而來氣力殆盡至天門街夜鼓時動車馬轉
速嫗亦忙遽車中有老青衣從四小女其中有哀
其奔迫者問其所居對曰崇賢卽謂曰與嫗同里
可同載至里門耶嫗荷媿及至則申重辭謝將下

屠赤水評
撥草尋蛇

袁后公評
錦囊之遺預示
其死時非所以
酬荷媿乎

車遺一小錦囊諸女共開之中有白羅製為逝者
面衣四焉諸女驚駭棄於路不旬日四女相次而
卒。

湯若士評 四女之卒已有冥數即不載老

姬寧便不死只是一卷同載好情却無着

落豈有物焉以宰之老姬者不能自主者

耶

邢曹進

贈工部尚書邢曹進至德以來名為河朔之健將
也守職魏郡為田承嗣所縻曾因討叛飛矢中目
左右與之拔箭而鏃留於骨微露其末焉即以鐵
鉗遣有力者挾而出之痛毒則極其鏃堅然不可
搖動曹進疼楚計無所施妻孥輩但為廣修佛事
用希慈蔭數日則又以索縛身於牀復命出之而
特牢如故曹進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因晝寢夢

袁后公評

嘆世語云善發

其苦操心金剛自

出戰不期廣備

佛事者應在討

叛之初

表后公評
慈雲法雨
附攷
錫音堂清糖凡
銘曰錫玉蠟寶
典云寒食為大
變錫

磨赤水評
胡僧勝華陀集
許

見胡僧入於庭中曹進則以所苦訴之胡僧久而
謂曰能以米汁注於其中當自愈矣及寤登言於
醫工醫工曰米汁卽泔也豈宜潰瘡哉遂令廣詢
於人人莫論者明日忽有胡僧詣門丐食因遽召
入而曹進中堂遙見乃昨之所夢者矣卽延之俯
近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錫當知其神
驗也曹進遂悟錫為米汁況所見復肖夢中則取
之如法以點應手清涼頓減酸楚然旣夜其瘡稍

癢卽令如前繃縛用力以拔鉗纜及臉鏃已突然
而出後傳藥不旬日而差矣呼西方聖人恩祐顯
灼乃若此之明微邪

素石公評 酷信浮屠自是妻孥常態作記

者亦祖此意將令人之頂僧伽帽衣袈裟
衣稽首沙門而捨身西域哉

韋知微

開元中士人韋知微者選授越州蕭山縣令縣多

山魃變幻百端無敢犯者而前後官吏事之如神

然終遭其害知微既至則究其窟宅廣備薪採伺

候集聚因環薪縱火衆持兵刃焚煞殆盡而邑中

累月蹤跡枉絕忽一日晨朝有客詣縣門車馬風

塵僕馭憔悴投刺請謁曰蘭陵蕭慥知微初不疑

慮卽延入上座談論笑謔敏辯無雙知微甚加顧

附攷

魃音省獨脚鬼也

屬赤水評

焚炙之餘

表石公評
神事之不可焚
灸之不可寧獨
知微闔門蕭山
之民當無遠不
大為山鬼生氣
矣
又評
畢竟燒不着真
的如此神通即
無仗無所用之

重因授館休焉。客乃謂知微曰：僕途經峽中，收得
猴雛，智能可玩，敬以奉貺。乃出懷中小盒，開之而
有獼猴。大纔如栗，跳躑宛轉，識解人情。知微竒之，
因攜入，誇異於宅內。獼猴於是騰躍，駭化為虎。
焉。扃閉不及，兵仗靡加。知微闔門，皆為嚼噬。予遺
無有矣。

湯若士評 便為西遊小說作備

狄梁公

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鍼術。顯慶中，應制入關路，
由華州闌闌之北，稠人廣眾，聚觀如堵。梁公引轡
遙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疋。即就觀
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臥牌下，鼻端生贅，大如
拳石，根蒂綴鼻，纔如食筋。或觸之，酸痛刻骨。於是
兩眼為贅所繼，目睛翻白，痛楚危亟，頃刻將絕。公
惻然久之，乃曰：吾能為也。其父母洎親屬，叩顙祈

表石公評
涪翁著鍼經授
程高、傳郭玉
玉論云：理至
微，隨氣用巧神

存心手之間亦甚難事不意果

公爾

湯若士評

鼻端生贅腦後

下鍼便是奇文

字

請即輦千縑寘於坐側公因令扶起即於腦後下
鍼寸許乃詢病者曰鍼氣已達病處乎病人頷之
公遽抽鍼而疣贅應手而落雙目登亦如初曾無
病痛其父母親眷且泣且拜則以縑物奉焉公笑
曰吾哀爾命之危逼吾急病行志耳吾非鬻伎者
也不顧而去焉

袁石公評

梁公醫國手也當時為唐之癩

贅者不一使非腦後鍼唐祚幾不延矣

寧王

寧王方集賓客讌話之際鬻馬牙人麴神奴者請
呈二馬馬寧王即於中堂閱試步驟毛骨形相神
駿精彩座客觀之不相上下寧王顧問神奴曰其
價幾何牙人先指曰此一千緡次指曰此五百緡
寧王忻然謂左右曰如言付錢馬送上廐賓客莫
測其價之懸殊即其咨詢寧王曰諸公未喻當為
驗之即令鞭轡馳驅往復數四笑謂坐客曰辨其

袁石公評

九方臯沙丘眼

界神奴定之伯

樂自應相信矣

附攷

拾遺記云足不
踐土名曰絕地
八駿之最也
袁石公評
不起纖埃是相
馬法亦是相士
法浮動一端最
能債事

優劣否皆曰不知寧王乃顧于縉者曰此馬緩急
百返蹄下不起纖埃復顧五百縉者曰此馬往來
十過足下頗生塵埃以此等衰品其價之高下焉
座客乃服

唐之文未絕於古而高詞麗句猶存江左餘
味雖野書稗說之靡亦臻其妙蕭朕有言外
之趣非復後世所能及宋人極力模倣若洪
野處者猶未足比肩况其它乎是記本十卷

宋初猶存觀廣記所錄可見已余竊愛而刻
之不忍以殘鍾廢焉

湯若士評 集異較齊諧氣韻便減矧後世
之記載乎詞意痴木都不足觀

○離魂記

唐韋莊

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官家於衡州、性簡靜、寡知友、無子、其女二人、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甥太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鎰常器重、每日他時、當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察之、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恚恨、託以當調、請赴京

袁石公評

如此快婿合配

倩娘

袁石公評

情之所至重門
不能扁逸是不
能追大奇

屠赤水評

配合奇生子更
奇如崔之幽婚

贈兒金盞良亦
不妄

袁石公評

是一是二想如
燈之與火水之
與冰

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陰恨悲慟決別上船日暮
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
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步行跣足而至宙
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食
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
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甚遂匿
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年
生兩子與鑑絕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

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今向五年恩慈間
阻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無苦遂
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至鑑家首謝其事鑑大
驚曰倩娘疾在閨中數年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
舟中鑑大驚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顏色
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鑑室
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翁
然而合為一體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常秘之

唯親戚間有潛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皆喪二男並孝廉擢第至丞尉事出陳玄祐離魂記云玄祐少日常聞此說而多異同或謂其虛大曆末遇萊蕪縣令張仲規因備述其本末鑑則仲規堂叔祖而說極備悉故記之

鍾瑞先曰詞無奇麗而事則微茫有神至翁狀舍為一體處萬斛相思味之無盡

○虬髯客傳

唐張說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

袁石公評
便起紅拂舞意

湯若士評
有膽

鄒臣虎評
紅拂其天資捷
給人後從指顧
間識樂師者三

論此其郎中遇
此騎卒往以元
妹之足見拂之
機警矣彼視去
越公直脫稿耳

袁石公評
英雄本色

英雄競起。公為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為心。不
宜踞見賓客。素歛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
而退。當公之騁辨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
獨目公。公既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
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誦而去。公歸逆旅。其
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
帶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
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

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
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托喬木。故來奔耳。公
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
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眾矣。彼亦不甚逐也。計
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
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真天人也。公不自
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
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

湯若士評

髮長委地立梳

床前小之點綴

甚佳

袁石公評

衛不如拂

湯若士評

二張結為兄妹

俱非凡眼狀遇

亦巧合

袁石公評

英雄相遇乃在

女子更奇

李卓吾評

邂逅處自饒臭味

李卓吾評

英雄相遇各道

肺腑自不藏頭

露尾今有知之

最淡忘之家刺

若視此當作何

等面孔相向

闖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右旅舍。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如虬。乘蹇驢而來。投草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觀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歛衽前。問其姓。臥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

兄。公驟拜之。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出市胡餅。客抽腰間七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

袁石公評

天下有心人總

歸誅負心人若

州之放過定是

凡局

開草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中以七首切心
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
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
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真人也其
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
十曰今何為曰州將之子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
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靖者與之狎因文
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為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

袁石公評

舉止自是磊落

不凡

湯若士評

信得真

袁石公評
虬髯真英雄也
一見文皇便自
心死固知真人

使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日曰達之明日
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
迴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
人固無畏促鞭而行及期入太原果復相見大喜
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
之文靖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致使迎之
使迴而至不衫不履襦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
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真

之興不偶庸
輩長希大物特
自取覆滅耳

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虬髯曰：吾得八九矣。然須道兄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及瘦驢，即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即登焉。又別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圍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穩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至。即道士與虬髯已到矣。俱謁文

屠赤水評

一盤棋局識雄

雄却不知未下

一子氣先奪矣

鍾瑞先評

自是大英雄寓

其趣聊之志

靜時方奕棋，起揖而語少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碁道士對奕。虬髯與公旁侍焉。俄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長揖就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盼煒如也。道士一見慘然，歛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矣。罷奕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為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以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李郎相從一妹，懸然如

袁石公評
此髯異人也無
所不異掀翻漫
未英雄公案有
獨闕世宙手段
人以為寶貨泉
貝盡讓李郎夫
婦為一大奇事
公視之特尋常

着衣喫飯耳

袁石公評
龍爭席間誰敢
誰成箇莽國濟
者只是兩眼觀
不破耳一到英
雄眼澈底看破
便不做連皮帶
骨事業

磬欲令新婦祇褐從容無令前却言畢吁嗟而去
公策馬而歸卽到京遂與張氏同往一小版門子
叩之有應者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
入重門門愈壯婢四十人羅列庭前奴二十人引
公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粧奩冠鏡首
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粧飾畢請更衣衣又珍
異既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紗帽褐裘而來亦有
龍虎之狀歡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亦天人也四

人對饌訖陳女樂列奏其前飲食妓樂若從天降
非人間之曲食畢行酒家人自堂東昇出二十牀
以錦繡帕覆之既陳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
髯曰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
者欲以此世界求事當或龍戰二三載建少功業
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
內卽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心
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

屠赤水評
如此結局奇能
預料于十年之
前更奇瀝酒相
賀却如射覆確
是胸中有定着
豈僥倖成功者
李卓吾評
不作尋常分別
態亦是侯烈規

模
屠赤水評
快心之文快心
之事

素石公評
結得冷

夫之貴以盛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吟雲萃。固非偶然也。持予之贈以佐真主。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年。當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東南相賀。因命家僮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訖與其妻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公據其宅。乃為豪家。得以助文皇帝締構之。貲遂匡天下。貞觀十年。公

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人。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心知虬髯得事也。歸告張氏。具衣拜賀。瀝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興也。由英雄所興。況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乃虬髯所傳也。

右此傳本張漢公誤。或曰。杜光庭非也。其事

與唐史不合史稱大業十四年文皇年十八
起義兵而煬帝以元年幸江都是時文皇甫
齡安得謂僅二十而有天子相乎若以此
幸為十二年事則楊素之亡已且衛公嘗
上高祖急受豈能識天子塵埃中耶其為子
虛烏有之說無疑矣說之豈真味
是舛繆以顯其寘言耳雖朕亦壽其矣

卷之三